

宋書

三十八

宋書

臣沈

約

案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曾祖阜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思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

齊書卷九

宋傳三十七

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受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合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父見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惘惘服闋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遷殿中將軍復為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大尉城局參軍太祖見又喜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比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為寇暴世祖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為將帥即以為廣威將軍隨郡太守

既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郡內少糧器械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朱脩之討蠻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鄖山進克太陽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參軍隨王誕鎮襄陽爲後軍中

嘉靖九年五月

宋書傳三十七

二

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貲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弘農強門先有內附意故委季明投之十月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進次白亭時元景猶未發法起

亭山李

弘農乃回

進入宜陽苟公

軍繼進閏月法

以斬縣令李封以趙難

難驅率義徒以為衆軍

次開方口李明出自本

入軍次三日以前鋒深入

祖入盧氏以為軍後元景

百相擊入京馬懸車引軍

入盧氏諸軍進次方

伯自去弘農城五

起縱兵夾射之

下偽弘農

方平諸軍

繼而進衝

奮勇爭先

弘農入之在

內者二千餘

於其樓啓白幡

或射無金箭

一則謂金箭係孝率與先登

生禽李初言

于二人曾方平入南門

偽郡丞百姓皆

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

頓軍弘農法起

據潼關李明率方平趙難軍

向陝西七里谷殿

將軍鄧盛幢王劉驥亂使

人入荒曰慈宜陽

劉寬糾率合義殺二千餘

人共攻金明驛

殺其主李寶得二校子也

為高天昌王長

寇我類求昌聞其死若失

左右子樊又

行參軍龍覽領三千人向

宋書卷三

四

弘農受元景節度

一月元景率眾至弘農營

於開方口仍以元景

守弘農天守置吏使初安

都雷在弘農而諸軍

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

曰無為坐守空城而

龍公深入此非計也宜

急進軍可與顯祖并

元之吾須督祖畢尋後

列營於城內以逼

固恃險自守李

頻三攻未破

有來

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宿卒
以爲後柱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
趙難領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爲犄角賊兵大
合輕騎挑戰安都踴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
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
軍立鼓噪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衆軍
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
納而當楸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
嘯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

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回每一入衆無不披靡初元
景令將魯元保守函谷關賊衆既盛元保不能
自固乃率所領作函箱陣多列旗幟緣險而還
正會旦安都諸軍與賊交戰三虜郎將見元保軍
從山下以爲元景大衆至日且暮有賊於是奔退
騎多得入城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景時
軍糧盡各餘數日食良元景方督義租并上驢馬
以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柳元
恪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

詰朝賊衆不列陳於城外六軍諸軍並成列
安都并領馬軍方平等勸其左右犄角之
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陳之平謂安都曰今勅
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
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
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愔方至悉偃
旗鼓士馬皆衝枚潛前伏甲二進賊未之覺也
方平等方與虜交鋒而元愔勒衆從城南門函
道直出北向結陳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

三十三

宋書卷三十七

六

意虜衆大駭元愔與幢主宗越率手下猛騎以
衝賊陳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督諸軍一時
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
出入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
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于
日昃虜衆大潰斬張昱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
赴塹死者甚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
騎晨至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曰
汝等怨王澤不決請公無所今並爲虜盡力便

且本無善心順則

存拯從惡者欲滅欲王

師正如此爾皆曰

虜見驅後出赤旗以騎

步未戰先死此親將雷一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

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曰今三旗北掃當

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

關諸軍聽出皆舞萬歲而去誕以嶺陝既定其

地宜撫以弘農劉寬虢行東弘農太守給元景

鼓吹一部法起率眾次于潼關先是建義將軍

華山太守劉魏糾合義兵攻關城救之力少不

宋書卷三十七

七

固頃之又集眾以應王師法起次潼關魏亦至

賊關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虜眾溺於河者甚

眾法起與魏即據潼關唐蒲城鎮金三偽帥何難

於封陵召列三營以擬法法起長驅入關行

王檀故壘走虜謂直向長安何難率眾欲濟河以

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賊退散關中

諸義徒並處處鋒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討又

遣陽武將軍康元撫領二千入出上洛受元景

節度授方平於函谷元景云賊眾向關時軍中

食盡元景回據白楊嶺賊定未至更下山進驅
農入湖關口虜蒲阪戍主吐剌刺史杜道生率
衆二萬至闡鄉水去湖關一百二十里元景募
精勇一千人夜斫賊營迷失其道天曉而反道生
率手下驍銳縱兵射之鋒刃既交虜又奔散時
北討諸軍王玄謨等賊退虜遂深入太祖以元
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
度白楊嶺出于長洲戍都隊後宗越副之法起
自潼關向回鶻與元景會李明亦從胡谷南歸

三十一

宋書卷三十一

並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變登城望之以觀
下馬迎元景陰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
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統行北蠻事龐參
明爲定蠻長薛安都爲後軍行參軍方平爲
寧蠻參軍穢質爲雍州除元景爲冠軍司馬襄
陽太守將軍如故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
都等北出至關城關城棄戍走即據之元景至
淇關欲進與安都濟河攻吐道生於蒲阪會爽
退還還再出北討威著於境外又使樂所領進西陽

會良王水靈世祖入討元凶以為謀議參軍領中
兵加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為前鋒宗慤
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與朝士書曰國
禍究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
率義師討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
舳千里開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恣行間搃動精
兵先攻道陵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奔世忠
義士為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
徒莫由申効想聞公問悲慶兼常大行屈道廓
清惟始企遲面對辰雪哀情時義軍船率小陋
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聞石
頭山賊艦乃於江寧步上於板橋立柵以自固進
據陰山遣薛安都率馬軍至南山岸元景濞口至新
軍依山建壘京西據險世祖復遣龍驤將軍行
參軍程天祚率衆赴之天祚又於東南高工
已無公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
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當
慎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伐哉元景營壘未

之為龍驤將軍。虜救兒胡知之，高勅出戰，不許。經日，乃水陸出軍，勅自登朱雀明，督戰軍至瓦官寺，與義軍游邏相逢，游邏退走，賊遂薄壘。勅以元景聖塹未立，可得平地，決戰。既至，柴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五營鼓音，賊步將魚自秀、王靈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興等及其士皆殊死戰，劉簡之先攻西南，頻得流矢射胸，渡人程天祚柴柵立，亦為所

摧王靈漢等，攻壘北門，賊艦亦全。元景水陸受敵，意氣漸蹙，虜軍士悉遣出戰，左右唯雷敷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天祚還得回柴，因此破賊。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縶以斧之賊衆，大潰。赴淮死者甚多，勅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勅手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宮，僅以身免。蕭斌被劍簡之收兵而止。陳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為之滿。斬簡之，及軍主姚叔藝、王江寶、朱明智。

諸葛亮之等水軍出漢之副劉道存並來歸
順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侍中領左衛將軍
轉使持節監離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
三郡諸軍事前將軍監蠻夷尉離州刺史上在
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
鄉里故有此後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關
弱易制欲相推奉濟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
景即以質言三世祖語其使曰臧冠軍嘗是未
知殿下義舉爾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

房干

宋書卷之六

十一

之及元景為離州刺史質慮其為荆江後患建
議爪牙不宜遠出上重寔其言更以元景為護
軍將軍領石頭成事不拜從領軍將軍加散騎
常侍曲江縣公食邑三千戶孝建元年正月魯
爽反遣左衛將軍王文嘉討之加元景撫軍假
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蠻蠻
校尉離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宣並反王文嘉

南據梁山夾江為壘固護之薛安都等據孫陽

元景出屯采石玄墓聞賊盛遣司馬管法濟水
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武念前進
質遣將龐法起龍女姑熟信念至繫破之法起單
船走質攻陷玄墓西壘玄墓使垣護之告元景
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
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制不
可先退賊衆雖多精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
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幾十分之一
若從遣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

三十一

水書傳三十一

三十一

悉遣精兵助玄墓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
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晉曰京師兵悉至於此
克捷上遣丹陽王顯俊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
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是如故先
固讓開府儀同復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尋
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大明
二年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明年遷尚書
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秋輸
艱遠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命左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
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佐

不受司空故事事

在慶之傳六年進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
讓乃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衛京師
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
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
將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賜舞班劍元景起自
將師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
在朝勳業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

宋書傳三

三

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
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
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暴
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
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
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
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
酒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
後特情轉露義恭元景等直入懼無計乃與師伯等

謝慶帝立義恭自取聚謀而持以疑不能遠決
求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之四城諸軍
事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入侍中如
致未拜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先稱
元景左右奔命兵刃非當元景不知禍至整
衣出迎車應召出所庭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
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
車騎司馬叔仁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長
子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世祖使元景送還

宗書傳三十一

十四

五

襄陽於世祖中賜死支子嗣宗豫章支子尚車騎
從事中郎嗣宗弟紹宗共宗孝宗支宗仲宗成
宗季宗叔仁弟衛軍諮議參軍僧珍等諸弟姪
在京邑及襄陽從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及
嗣宗子墓
宗即管今日故侍中
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
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
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執貞孝
圖盛運開曆則毗察昏主之方任學漢輔業懋殷衛

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寃動動烈志深朝貴職
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特與旣生相憚彌軫宜
崇貴徽冊以旌忠懿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
江三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
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叔仁為
梁州刺史黃門郎以破賊實功封宜陽侯食邑
八百戶元景從兄元怙大明末代叔仁為梁州
與晉安王子勳同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父弟先
宗大明初為竟陵王誕司空參軍誕作亂殺之

宋書傳三十一

五十五

進贈黃門侍郎元景從祖弟光世先雷鄉里索
虜以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王光世姊
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虜主
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北義
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諱夷滅
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之振武將軍前
廢帝景和中左將軍直閣太宗定亂光世參謀
以為右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千戶旣而四
方反叛同宗越譚金及誅光世乃北奔薛安

都使守下邳城及安都招引玄虜光世率
衆歸降太宗宥之以爲順陽太守子欣討謀反
光世賜死顏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京揚州
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所知
晦爲領軍以爲司馬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
江陵請爲右議參軍領錄事軍府之政初志委焉
邵慮晦將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值晦
見討將與邵謀起兵廷朝廷邵飲藥死師伯少
孤貧涉道者皆願解囊樂助道產爲誰州以爲

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六

附

輔國行參軍伯伯爲主簿後爲主簿伯伯爲徐州刺史爲徐州刺史爲徐州刺史
義季義季即今爲在兩行參軍與安侯義賓代表義
季世祖代表義賓仍爲輔國安侯行參軍伯伯景文時
爲參議參軍受其諸般進之世祖師伯因求杖節
乃以爲徐州主簿尋於附伯伯大被知遇及去鎮師
伯以主簿送故世祖鎮襄陽伯伯太祖請爲南中郎
府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義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
顏師伯世祖啓爲伯伯流山佐太祖又曰朝廷不

能除之即可自取亦不宜置但長流世祖乃板為參軍
事署刑獄又八討元凶轉主簿世祖踐阼以為黃門
侍郎隨王叔驃騎長史南郡太守改為驃騎大將軍
長史南濮陽太守御史中丞臧質及出為寧遠將軍
東陽太守領兵置佐以備東道事寧復為黃門侍
郎領步兵校尉改領前軍將軍徙御史中丞遷侍中
上以伐逆寧亂事資其謀大明元年下詔曰昔歲國難
方結疑懦者氣故散騎常侍太子左率龐秀之履嶮
能貞首暢義節用使朕狀先聞軍備夙回醜逆時

弘治四年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劉子與

殄頗有力焉迨念廢誠無忘于懷侍中祭酒顏師伯
侍中領射擊中尉劉子與孫承章太守王謙之太子前
中庶子領右中率張濟受始入討預參義謀契闊
大難且蒙殊賞秀之可封樂安縣伯食邑六百戶師伯
平都縣子愨孫興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淹廣晉
縣子食邑各二百戶師伯遷右衛將軍母息全
職二年起為揚州之濟北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北異二州刺史
其年索盧瑒跋踐濟遺偽散騎常侍鎮西將

清永公檢貴叔文率眾寇清口清口成主振
威將軍傅乾愛率前負以眾軍周盤龍等擊大
破之世祖遣虎賁主龍一血刺精射將軍敷孝祖
等赴討受師伯節度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
與孟劍合方行達少楊善等隨公五軍公等馬
步數萬迎軍拒戰孟劍等奮擊盡日孟劍等斬
五軍公等於是大奔孝祖又斬展環公赴水死
者千餘人又遣河南公思以公濟州公青州刺
史兼懷之等屯據滑州伯天遣中兵參軍江

三

宋書卷三十一

六

方輿說傳乾愛擊破之新河南公楨蘭等虜別
帥它門又遣萬餘人攻清口成城乾愛方輿出
城拒戰即斬它門餘眾奔走虜清永公又率二
萬人復來逼城乾愛等出戰又破之追奔至赤
龍門殺賊甚衆主嘉其功詔曰虜驅率大羊規
暴邊宜輔國將軍青冀三州刺史師伯宣略命
師合變應機濟成奮怒一月四捷支軍異部騁
勇齊效頻舉名王大殲羣鬼朕用嘉嘆良深于
懷可遣侯尉心勞并符輔國府詳考功最以時言

荀思達龐孟劄等又遣虜至杜梁虜衆多四面俱合平南參軍童六一及荀思達等並單騎出澠應手拔靡孟劄等繼至虜乃散走赴河死者甚多既而虜更合衆大至孟劄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參軍天生勳師伯張懷之據糜溝城師伯遣天生等破之懷之出城逆戰天生率軍主劉懷珍白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祖等擊之懷之敗走入城僅以身免繼祖於陣遇害道贈郡守又虜隴西王等屯據申縣百齊向河三面險固天生又率衆攻之朱士義等貴甲先登賊赴河死者無算即日陷城虜天不公又攻樂安城建威將軍平原樂安二郡太守分武都與卜天生等拒擊大破之虜乃奔還追戰克捷直至清口虜攻圍傅乾愛乾愛隨方拒對孝祖等既至虜徹圍遁走師伯進號征虜將軍三年竟陵王誕反師伯遣長史嵇玄敬率五千人赴難四年徵爲侍中領右軍將軍親平隆密羣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軍如故上不欲威攝在

人親監庶務前終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
情獨斷奏無不可遷侍中領右衛將軍七年補
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
生並為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襄人張竒為
公車令上以竒資品不當使兼市買遂以蔡道
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顏祥之六從夫任
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直心故使竒先
到公車不施行竒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領
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祥之等六人報

宋書傳卷五

北

煥

秋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禁受任
如初母祖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
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真領備尉師伯居
權日久天下輻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
納貨賄家產豐積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
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嫉又遷尚
書右僕射領丹楊尹廢帝欲親朝政發詔轉師
伯為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以吏部尚書王景文
為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

尋與太守江夏王義恭初元景同誅時年四十
七六子並幼皆死殺弟師伯中書郎晉陵太守
師叔司徒主簿南康相太宗即位詔曰故散騎
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都縣子師伯者逢代運
豫班崇貴遭罹厄會預命溢刑宗嗣殄絕良用
矜悼但其心瀆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討冤
魂謚曰荒子師仲子幹繼封齊受禪國除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為趙倫
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直慶之
子

宋書傳三十七

世一古四

少有志力孫恩之亂也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
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蓋獲之後鄉邑流散
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
陽省兄倫之墓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為竟陵
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
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
將師之稱伯符去郡又別討西陵蠻不與慶之
相隨無功而反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負外將
軍又隨伯符隸到彦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

發深式還慶之又討之至玄墓荆州王方回
領臺軍於會平定諸山獲十萬餘口餘山蠻最
彊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身定之禽二萬
餘口還京師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兵參軍
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雖州蠻又至宗寇慶之
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既至襄陽率後
軍中兵參軍都元景隨郡太守宗懸拔威將軍
劉顯司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
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前青州別駕崔自連安
三軍劉華之奮威將軍王景式等二萬餘人
伐沔之諸山蠻宗懸自新安道入大洪山元景
引水據五水崩文恭出蔡陽口坂去條陽景
由沔山下向赤圻坂日遠尚期諸軍八道俱
慶之取五渠頓破陽以節度前後伐
蠻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阻於矢
之有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乃會於茹丘山
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
去歲蠻曰大給積穀嚴未有饑弊卒難禽剪

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干山上出其不意諸
蠻必恐恐而棄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竝
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隘以心先據
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叩潰自冬
至春因糧盡數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形生率部
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叛攻圍郡城蠻人遣元景
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盡燒城內倉
儲及廩舍諸蠻盡奔歸略降之山蠻自
初山元景
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之
遂率其所

宋書卷之三

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之反者皆
稽顙慶之惠頭風好著狐皮帽者蠻
悉之號曰
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
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之河山斬首
三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二萬五千
口牛馬七百餘頭粟九萬餘斛隨王誕築納
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率衆軍以討華諸山
六年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
以爲礮立部曲建旌旗樹長帥鐵馬以羣慶之

三谷山中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
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變之火頃之風甚響夜下
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慢屋及草葺火三
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變散走
度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峻陰暑南
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宣民西柴青嶺之表六成
而還營被圍守日夕竝饑乏自後有出降降慶
之肅殺所獲略並移京邑以為營也二十七年
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六祖將北討慶之謀曰

魏書卷三十七

卷三十七

是

馬步不敢為日已久矣請合遠軍且以糧到言
之遠軍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特生表舉
等未明而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
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脩父王師弄
番自別有以亦由道遠軍資彥之中途疾
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沿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
則虜必走滑臺小成易可覆拔克此二一戍館
力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
接虜馬過河便成窟也慶之又固陳不可舟楊

尹德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等
新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
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
何由濟上天災乃北討慶之副玄暮言向碣磔戍
坐棄城走玄暮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碣磔仍
領武朔國司馬玄暮攻滑臺積旬未拔慶之加
賊李蓋大舉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援玄暮
慶之曰玄暮兵疲衆老虜寇已遁今至滑臺人乃
可遣身少軍無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今去會玄暮

李書卷之三

卷之三

遂城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錄
殺玄暮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死自縛而死將
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為便耳蕭斌以
前驅敗績欲死固碣磔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
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
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碣磔孤絕復作
人皆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
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闡小之事將所得專詔
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曾而不能用空

何施及於此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
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
敗求成稿破斌乃還歷城申坦坦護之共據清口
慶之垂驂馳歸未至上驛詔止之使還救玄謨
會也玄謨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
領府中兵參軍拓跋肅至如山義恭遣慶之率
三千拓之慶之以爲虜衆彊往必見禽爲不肯行
太祖從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且惟恨不棄稿
礮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止復還詔濟臺亦

無嫌也二十七年使慶之自彭城徙流民數千
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從江西流民於南
州亦如之二十九年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
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盧江叛
吏夏候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至于江
沔咸罹其患十月遣慶之督諸將討之詔豫
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及三十年正月世祖出
次五洲愍統羣帥慶之從田水出至五洲詔受
軍略會日世祖與載重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弒

逆世在道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已蕭
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或其所悉比皆與耳
更官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今
請順討逆不爲久不濟也衆軍既集假慶之征
高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陽慶
之及柳元景等泣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即大位不
許賊欲還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無甲
慶之執元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充豫八徐

宋書列傳三十一

三十八

充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充州刺史常惠如
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
天有生國二泣五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
雲踴群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功宗社載
穆遂以眇身猥蒙系大統永念茂庸思宗徵錫新
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充豫徐四州諸
軍事鎮軍將軍南充州刺史沈慶之新除散騎
常侍領軍將軍柳元景新除散騎常侍右衛將
軍宗慤督充州諸軍事輔國將軍沈慶之新除

遺實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驃騎將軍參
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宣然戎略或受命元帥一
戰寧亂或宣奇軍統協規効捷偏師奉律勢振
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朕
心定實策勳益馬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家
慶之可封南宮縣公元景曲江縣公竝食邑三千
戶慈州縣侯食邑二千戶實之寶益陽縣侯食
邑一千五百戶法系平固縣侯彬之陽新縣侯竝
食邑千戶又特臨軒召拜又使慶之自盱眙還鎮

宋書傳三十七

二十九 鑑注

唐高宗建元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左衛將軍
王玄策討之軍沂淮向壽陽摠統諸將尋聞荆
江二州立反徵慶之入朝率所領屯武帳崗甲仗
五十八人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龍歷
陽太守張幼緒率軍討瑜值爽至衆散而反乃
遣慶之濟江討爽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
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爽戰安都臨陣
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進督青冀幽三州
給鼓吹一部前軍破賊輔仁位等後至追躡一階尋

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爲
邑如故唐之以此年滿二十固請辭事上嘉其意
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
讓上不許表疏數上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
其退臣有何用必爲聖朝所須乃至若
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
以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吏五十人大明元年又
由前命復固辭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
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
衆討之至歐陽誕遣使慶之宗人沈道愍齎
言說慶之餉以玉鏤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
惡慶之至城下誕歿其謂之曰沈君以首之年
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
使僕來耳上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
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誕果出走不
得去還城事在誕傳慶之遣營洛橋西焚其
東門值雨不克慶之兄子僧榮時爲兗州刺

史員城在遠之懷明率山數百騎謂我無以之戰慶
慶之亦漸進造攻道立行樓上山并請攻其時夏西
不得攻城上活以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
以激之詔無所問詔餉慶之食提舉者百餘人
出自山慶之不明問來焚之焚於城上與西去情
慶之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之汝送之表
汝必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汝汝為汝送護之
每攻城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帥當令賊
身有方向家獨城下身受天石邪賊有傷律為

宋書卷三十一

三十一

公

損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慶進慶之
司空人固讓於是與柳元景並為言密山陵侯鄭
玄英等言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亦在從公之上
為郵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為
患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
復坐日數萬人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
壯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推門子孫徙居
於婁湖列門同開

或無歡樂三萬穀苗

近求改封南

海郡不許放妾數十人臨美多上慈慶之優游
無事盡意歡愉在朝賀不出門每從遊幸及
夜獵據殿殿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世祖金鑲
已簪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喜
三等且觴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
嘗令三白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還
令三白反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信上即令
三白

明史紀事本末

三十一

時祖高初老筋力盡後少還南出同辭樂此聖
世何如張子房上甚悅眾坐稱其辭意之美
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泣受遺命遺
若者一軍旅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
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上乘慶之每朝賀常
乘猪鼻無帷帳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
行園田政一人司馬而已每歲以梁家月或時無人
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公車輦人司我母

廣田國時人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
乘此車安所之爰賜几杖以固讓廢帝狂悖無
道容竝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
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
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中書郎太尉封次子中書郎
又卒建安縣侯食邑千戶義陽王和及慶之從
帝慶江總統軍軍少十六耀年十餘歲善騎射
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食邑千戶帝凶暴日甚
慶之猶意言欲爭帝意猶不說及誅何遜慮慶
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清室諸種以絕之慶之
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慶之及于敬之齋藥
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妻有人以兩
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矣今年不
免兩匹八十八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
厚進賜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轎車前後羽
葆鼓吹謚曰武公及葬帝敗太宗即位進
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長安文叔歷中書黃
門郎且以和末為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

他之以被擒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
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
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
祕書郎昭明亦自縊死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
公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為廣興昭明子曇
亮龍衣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弟劭之
元嘉中為廬陵王紹南中郎行參軍討建安
揭陽諸賊病卒兄子僧榮敬之之子也孝建
初為安成相荆江反叛發兵拒賊質質遣其

安成相臧眇之討僧榮擊破之大明中為兗
州刺史景和中徵為黃門郎未還卒子懷
明太宗泰始初居父憂起為建威將軍東征
南討有功封吳興縣子食邑四百戶歷位黃
門侍郎再為南兗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艱去
職桂陽王休範為逆起為冠軍將軍統水軍
防固石頭朱心在失守懷明委軍奔走頃之憂
卒慶之從弟法系字體先亦有將用初為趙
伯符將佐後隨慶之征五水蠡世祖伐逆以為

南中郎 參軍加寧朔將軍領三千人前發與

元景曰 至新亭元景居中以元景法系臨射之所

居東營 東營據岡賊以元景法系臨射之所

其法系擊外樹志以之令倒賊劬來及緣樹

以進彭林多開隙選善射者發無不中死者

交橫事平以為寧朔將軍始與太守言蕭簡於

廣州圍事軍將三伍四誑 其衆曰壹軍是賊劬所

遣拉信之前征北參軍顧道被賊徒在城內善

天文云期許有六六城內由之守我世祖先

遣都督圍會 攻道三乘至曰重四百竝

攻若守一遺有賊可板城廬功不左已不從法

系曰更相會五日 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

俱攻一日即發 間廣州平自應以有鄧琬

而還官至曉 等助太子新妻王子鸞北

部司馬劬之子文考 有傳慶之遷從如成由

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

縣衝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

幸身師伯籍龍代臣勢震朝野傾意斯亭建明以
實結自選部至于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
請回傳天震實怒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
改而謝免職君之謂是舉也豈徒失政烈而
已哉

列傳第三十三

宋書七十七

謝靈運

卷

臣沈約新撰

蕭思話

劉延孫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中書黃門郎徐臺二州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初元年卒追贈前將軍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之姿為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晨隣曲莫不驚之母之以此折節數年

宋書傳二十八

中遂有令譽好書史之善彈

便以國器許之年十八除護

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領石

頭戎事襲爵封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

二郡太守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

馬元嘉三年謝晦為荊州欲請為司馬思話拒

之五年遷中書侍郎仍督書州徐州之東莞諸

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命司馬

期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於東莞發千餘謀為寇

亂思詔遣北海太守蕭汪討斬之餘當悉平
八年除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
及就徵索虜南寇擅道濟伐既而迴師思詔
懼虜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詔先使參軍劉振
之戍下邳聞思詔奔亦委戍走虜定不至而東
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原仍繫尚
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重復在藥厨下得二死
雀思詔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
九年仇池大饑益梁州豐初梁州刺史甄法護

宋書傳三十一

二

全

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
起思詔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廣野將軍梁南
秦二州刺史既行聞法護已委鎮北奔西城遣
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人前進
又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人諱緣路收合士眾
得精兵千人十年正月進軍破頭難當焚掠漢
中引眾西還留其輔國將軍平梁秦二州刺史趙
溫守梁州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諱進屯破頭
遣陰平太守蕭坦赴黃金諱健副妻寶據鐵城

鐵城與雷金相對去一里所出塞道坦進攻二成
我之二月趙溫又率薛健入其寧朔將軍馮翼
太守蒲早子來攻坦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創
賊退保西水諱司馬錫文祖進據黃金蓋關江之
步騎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 王義慶遣
龍驤將軍裴方明二千人赴諱等進黃金早子
健等退保下桃思詔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
軍出洋川因向南城偽陵江將軍趙英堅守險
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虛因資無所復引

宋書傳三十八

三

徐

軍還與諱合二月諱率衆軍進據城公固難當
遣人子和率趙溫蒲早子及左衛將軍呂平寧
朔將軍司馬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柴其
間立浮橋悉力攻諱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
矢無復用賊悉衣屨革戈矛所不能加諱乃截
稍長數尺以大斧斫之稍輒貫十餘賊賊不
能當因大敗燒柴奔走退據大桃閨月諱及方
明臺軍至龍驤將軍楊平與幢主殿中將軍梁
瑒直入角弩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甚多漢

中平悉收沒地置戍葭萌水先之相。復晉
相布爲梁州布敗走氏楊盛據有漢中刺史范
元之傳歆悉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
其後索邈爲刺史氏乃治南城爲賊所焚燒不
可固即思還鎮南城加節進號寧朔將軍徵
諱爲太子屯騎校尉法護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
南郡弟法崇元嘉十一年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
護委鎮之罪統府所收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
受任一方今獄官言法護病卒太祖使思話上平

宋書傳三六

四

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使持節臨川
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琴手
教曰夫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
耳所得不曰義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
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
是戴顓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
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旣久廢射又多病
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
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十六年衡陽王

義季哀義應又除安西長史餘如故十九年徵
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未就復先職明年遷持
節巡州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
義州以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尉雍州
刺史襄陽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今右率二
十四年以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
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
鐘酒謂曰相賞有於石間意又領南徐州大中
正明年復以監雍梁南北秦州荊州之南陽隨

書傳三十八

五

二部諸軍畢右將軍等鑿校尉雍州刺史如故
二十六年徵為吏部尚書詔思話曰沈尚書言
請不救其^如頤業貞審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
言在奄忽^一小永痛惋特深銓管要^一漢通^一所
齊文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話以去州無復事
乃請府置^一才九人^一祖^一戲^一之曰文人終不為田父
於里明問何應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護軍
將軍日^一年春虜攻懸瓠七祖將大舉北討朝士
僉同^一或異議思話固諫不從乃領精甲三千

助鎮彭城虜 退即代世祖為持節監徐州刺史張永衆
四州豫州之河 宋郡諸軍事都督軍將軍充徐二州
刺史二十九年 統揚武將軍黃洲刺史張永衆
軍圍碭碭初 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圍
有臺不克 營青州刺史之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
夏濟前平 二郡太守守城令任伯仁又為坦
副並前鋒 一河五月發治口承司馬崔訓建武
將軍齊郡 太守胡景世 年齊州軍來會是月思
詔及衆軍 並至碭碭治 二攻道太祖遣負外散
騎侍郎徐 爰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
甲坦任伯 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
崔訓樓 倉廩車又燒 胡景世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傳如故戴城文武復量分配即鎮歷城尋為
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亦立以為使持節監
徐青兗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兗二州
刺史將軍如故思詔即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
應世祖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譚
所承使人不知關狹旣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
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德未敢直言奉被今教
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
覆也凡人神所不容豈率土民莫不憤咽况下

言三十一

上

言蒙荷蒙恩義崇崇此月五日被尋使追令
騎還朝切齒痛心輒已體來雖百口在都一非
所願正欲遣落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
承司徒英國言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並
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
應在逆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
分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為統便以
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人武駱驛繼發憑威
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

亭坦亦進克己已上即位後為散騎常侍尚書
左僕射固辭不受拜改為中書令丹楊尹常侍
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答陳
遜不許明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
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加
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刺史臧質反復以為使
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壽安三郡諸
軍事江州刺史高平分刺江寧三州置鄂州復
都督鄂州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鄂州刺史持
節

宗書傳三十一

節常侍如故鎮夏口卒建二年卒年五十五
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荆
吳如故鎮夏口卒建二年卒年五十五
歷州十二表節監都督九焉所至雖然數級清
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
開嗣別有傳次子志明亦有世譽歷黃門郎御
史中丞司徒左長史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微末
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門末為侍中庶之從父
弟寧之丹陽尹建贈征虜將軍子斌亦為太祖所

遇彭城王義康鎮豫章以爲大將軍諮議參軍
豫章太守歷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
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統王玄謨等衆軍北伐斌
遣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淮之於樂安淮
之棄城走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
碭傲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碭傲至是又克樂
安既而攻圍滑臺不拔斌追還歷下事在王玄
謨傳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
號齊王聚衆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

嘉靖九年補刊宋傳三十八

九

百年號安定王亡命秦凱之祖元明等各據村
屯以應順則初梁鄒戍主宣威將軍樂安渤海
二郡太守崔勳之出州故順則因虛竊據勳之
司馬曹敬會拒戰不敵出走斌即遣勳之率行
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長流參軍
羅文昌等諸軍討順則攻之不克勳之等始謂
城內出於逼附軍至即應奔逃而並爲賊堅守
殺傷官軍甚多斌又遣府司馬建武將軍齊郡
太守龐秀之總諸軍祖元明又據安丘城斌更

遣振武將軍劉武之及軍主劉回精兵千人討
司馬百年斬之順則既失據衆稍離沮文昌遣
道連偽投賊賊信納之潛以官賞格示承城內
賊黨李繼叔等並有歸順心道連謀泄爲賊所
殺繼叔踰城出降賊黨於是大離乃四面進攻
衝車所衝輒三五丈崩落時南門樓上擲下級
并垂繩釣一外人外人上賊並放仗云向已斬順
則所投首是也秦凱之走河北斌坐滑臺退敗
免官久之復起爲南平王鑠右軍長史其後事

嘉靖九年補刊

宋傳三十八

十

七

述在二凶傳斌弟簡厯岳長沙內史廣陵王誕
爲廣州未之鎮以簡爲安南諮議參軍南海太
守行府州事東海王禕代誕簡仍爲前軍諮議
太守如故世祖入討元凶遣輔國將軍南海太守
劉玩討簡固守經時城陷伏誅斌簡諸子並誅
滅靡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賊劬甚加信委
以爲遊擊將軍奔世祖於新亭時劬諸將未有降
者唯秀之先至事平以爲永州刺史秀之子弟
爲劬所殺者將十人而醜讎不廢坐免官後又

為徐州刺史太子左衛率老幼建元年卒追贈本
官加散騎常侍子彌之順其昇明末廣興公相
秀之弟況之太宗世亦為始興相

劉延孫彭城呂人徐州刺史道產子也初為徐

州主簿舉秀才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

都官郎為錢唐令世祖撫軍廢後王武北中郎

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世祖為徐州補治中從

事兵時安廣國縣執分軍送所掠民口在汝陽

太祖詔世祖遣軍襲之議者舉之世祖為元帥因

三

上

辭無將用三朝奉之自代奉之既行太祖大怒

免延孫官為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

郎咨議參軍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

長史尋隱居守府事世祖即位以為侍中

領前軍將軍上疏曰朕藉羣能之力雪莫大之

恥以眇眇之身託一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勳樹

良本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將軍延孫率懷

忠敏器局沈正協贊義初議力俱盡左衛將軍

竣之亮理思清要務兼忠暑經綸惟始假

其基更造成右勳焉宜顯被龜山在六合邦家
孫可封東晉縣侯建城縣侯今邑各二千戶
其年特中改領衛尉尋建元年遷丹陽尹職賞
反叛上深以東止為憂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
守置佐史事平微為尚書右僕射領徐州大中
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誅賞三年又出為
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仍徙為使持節監
南兗州刺史四州鄆州之竟陵隨二部諸軍事
軍將軍守使持節徐州刺史以疾不拜為侍

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正素有勇武其年

詔遣黃門持節宣旨問疾大明元年除金紫光

祿入六領六之詹事中正如故其年入山為集

軍將軍上國諸州刺史先是高祖遣詔京口要地

去都邑密通皇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

帝室雖有異姓別屬呂縣劉氏居彭城縣

者又分為三軍宗室居紆與里左將軍劉懷肅

居安上四三傳州刺史劉懷肅人皇叢亭里及呂縣

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

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義
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唐
陵唐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
以防讒故以南傍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
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義有旱不受徵
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既至義
已閉城自守乃還義遣使劉公泰齎言要之延
孫斬公泰送首京邑復遣幼文率軍渡江受沈
慶之節度其二遣魏三府將軍柳叔英常侍給

三

三

鼓吹一部五年詔延孫曰昔晉京師魏自來常準
卿前出所有別義今此防又須當以還授小兒
徵延孫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
疾病不能言起上使於五城受討版京船自京
洛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又欲以代朱脩之
為荆州事未行明年卒時年五十二上甚憐惜之
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
縣開國侯延孫風局簡一禮識沈明網繆心旌自白
蕃升朝契關唯善幾將二紀靈業中祀廟首

圖義令既舉則仁均善盡也器允棟幹勳實佐時
及累司馬兩官出內尹牧惠政茂課善自民
忠謀令節簡乎朕心方變采台階永毗國道
至亮夙震勳美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
司衣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僕射侯亮故有司奏
忠諫詔為之入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
身寡約志系貧虛母念清美爰深撫養送
資調自官職之可也錢三十萬米二萬石贈
太子素琴等物罪國除延孫為延熙義興大
守七孔說傳

史臣曰延熙志公著曰國出類拔入風馳肩力
又無等功一三而盛三必擇而後受何哉
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行忍內積而文私
外簡夫侮因事狎故由近踈踈必相思相必相
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為一世宗臣豈
此也子一事君數斯踈矣然乎然乎

臣沈

約

新撰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禧

武昌王暉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

宋書卷三十九

年十一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一年監南兗

州諸軍事北中郎州南兗州刺史元出鎮廣陵尋

以本號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出為都督雍梁

南北秦四州荊州之七見陳書二部諸軍事後將

軍雍州刺史以廣陵府徵或封隨郡王上欲大

舉北討以襄陽外立關河欲廣其資乃乃羅

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

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諸蕃並出師莫不

奔敗唯誕中兵參軍柳元景先克曲辰關陝

二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事在元景傳會諸
方並敗退故元景引還徵言還京師遷都督廣
交二州諸軍事安用將軍廣州刺史當鎮始興
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
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元凶
弒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
會州以誕爲刺史世祖入討遣沈慶之兄子僧榮
聞報誕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會稽東入受
誕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執自頭西陵以爲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九

二

監生王

後繼劬遣將華欽東討與彬之弟相逢於
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孤封彬之軍
人多齎籃屐於孤封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
徵誕爲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
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誕以
位號正與濟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
軍加班劍二十人餘如故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
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 荊州刺史開府如故
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顧彬之以奔牛之功

封贈以新縣侯食邑二千戶季之更令賜縣侯食邑二千戶明年義宣舉兵反有執江元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即位日茂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王是又有歿勳上性多猜忌相疑憚而誕造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器元於一時多取聚才力之士實其第內精甲利器非上品上意愈不平是平二年乃出為使

宋書傳三十九

三十一

六十一

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云都密通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都督南兖南徐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餘如故誕既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索虜虜老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既甚有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民陳文知上書曰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

入書送官薄命早卒

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

入書訊父饒司

謀取為府史恒使入

山圖書... 勅解饒更名誕見符至大怒喚饒入文問汝欲
死邪詐臺求解饒即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
斷絕若是姊為落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
入臺饒被問依實答答既出誕主衣莊慶書
三燕語饒汝今年敢汝姊誤汝官云小人章
持臺家這我饒因取走歸家即遣三燕將景人
逐入家內縛錄將饒景陵三燕口答合乃移死

卷二十九

其中心二饒懼... 法物習信警蹕道龍... 願漏泄誕使大吏... 惡孽殺監又捕... 美正稱第詠之... 下馬誕奉送... 除... 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 臺位詠

之恒見詆與左右小人莊慶傳元祀潛圖茲逆
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 家有所等不憂不
富貴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
詛誅之既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
罹其辜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有啓聞希
以自免元祀第知誅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
漏泄即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誅之酒逼
使大醉因言誅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冤枉
事有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臣聞神
極尊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
宣故能經緯毗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八紘不遺
疏賤之賞威格天區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
鴻則古今之恒訓謹按元嘉之末天綱崩橋人
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兼臣子任
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閉
關拒險焚符輟使遂至拜受偽爵欣承榮寵沈
淪妙逆肆于昏放以妻故 空臣湛之女誅亡
餘類單舟遙遣披猖千里事哀行路賊忍無親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九

立

以聖王用

莫此爲甚故山陰傅僧祐誠亮國朝義均休戚
重門峻衛不能拒折簡之之無險千里不能庇
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凶抽兵勒刃遂使頓仆
牢寔死不旋踵妻之播流庭筵莫立見之者流
涕聞之者含嘆及神鋒首路擡槍東指風卷四
嶽電掃三江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頻
遣書檄告譬殷勤方改姦圖末乃奉順分遣弱
旅永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越境悖禮忘情不
顧物議驚孤躍馬務是畋游致奔牛有崩碎之
弘治十四年
六
監生王楷

陳新亭無獨克之術假威義銳乞命皇旅竟有
何勞而論功伐旣蒞祿廓清大明升曜幽顯宅
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
顧望淹踰旬朔逆黨陳叔兒等泉寶鉅億資貨
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辭稱天軍實入私
室又太官東傳舊丁獻御喪亂旣平猶加斷遏
珍羞庶品回充私贍於號諱之辰遽甘滋之品
當惟新之始絕苞苴之旨心孝兩忘敬愛俱盡
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體應符相富貴可

期得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遙諷朝廷占求寶
爵侮蔑宗室詆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
任神州方懷女姦慝每闕向宸御妄生規幸多樹
淫祀顯肆菽詛遂在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禱蹕
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布朝野昔內難甫
寧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天府禁器
歷代所珍誕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平
餘黨逃命誕舍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納巧悉
匿私第又引義宣故將衷興為己腹心事既彰

通鑑卷九十九 魏書 卷九十九

七

露猶執欺罔公文而啓矯稱舊錄加以營干制
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發驅迫士族役
同與阜殫木土之姿窮石并之勢故會稽官長
公主受遇二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身徇國道
榮典軍誡以廣托宇宇地妨藝植輒逼遺孤
頓相驅徙遂合神主宵遷改卜委巷宗戚含
傷行路掩涕又緣谿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
闢垣擅斷其一致使徑塗擁隔川陸阻礙神
怒民怨毒徧幽顯政丞相臨川烈武王臣道

規名德茂親勲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旨考
嗣王臣義慶受佳西首久寢寢移先帝親柱
鑾輿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廟
居宅前固請毀換詔旨不許怨懟彌地有覲面
目豺狼爲性規牧江都希廣兵力天德尚弘甫
申所請仍謂應住東府宜爲中台貪冒無厭人
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姦
諛彌甚受命還鎮猜然愈深忠規正諫必加燒
毒謫瀆膚跡是與比周天矯稱符勅設榜開幕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九

監生 范祥

事發辭寢委罪自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署受
坐將就囚執召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
相屬請求寬桎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啓事高闕
即戮之辭皆稱潛驛往來遙相要契醜聲穢問
宣著遐邇合識能言靈死不憤歎又獲吳郡民劉
成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
則姦情猜志歲月增積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
言之覺魯道方泰季子斷泉之誅近則淮厲
覆車於前義康襲軌於後變發柴竒禍成

范謝亦皆以義奪親情爲憲屈况乃上悖天經
下誣政道結疊於無妄之八希幸於文明之日
皇穹所不覆厚土所不容夫無禮之誠臣子所宜
服膺干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宜下
有司絕誕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
所連坐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周之重近監興
亡之由割恩棄私俯順羣議則卜世靈根於茲
克固鴻勳盛烈永永無窮陛下如復德忍未垂
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民於塗炭此臣等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九

九一

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斧鉞之誅者也上不許
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上將誅誕
以義異太守垣閻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
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閻襲誕使囑以之鎮爲名
閻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與叢蔣成使
明晨開門爲內應或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
奔入告誕誕驚而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
執蔣成勒兵自衛明旦將以明寶與閻率精
兵數百人卒至明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

在門上斬將成禁兵籍赦作部徒繫囚開門遣
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閤即遇害明寶奔
逃自海陵界得還上乃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
率大衆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悉使入城
分遣書檄要結近遠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
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
其家誕奉表殺之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
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賊
急協從朝野悅德咸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
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方賜允俞杜稷獲全
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懇懇累加榮寵驃騎揚州
旬月移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兗仰屈皇儲遠相
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借老永相娛
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
襲不任枉酷即加絀剪雀鼠貪生仰違詔勅令
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
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一沒豈顧盪定以期
冀在旦夕右軍宣指剛爰及武昌皆以無辜並

弘治四年

宋書卷三十九

十一 譚王

醜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帷之禍
三絨臨紙悲塞不知所言世祖忿誕左右腹
心同籍暮親竝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
死方自城內叛出者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
嚴慶之進廣陵誕幢主韓道元來降豫州刺史
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率衆來會誕中兵參軍
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元邁幢主索智朗謀開
城北門歸順未期而康之所鎮隊主石貝子先
衆出奔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明斬關而出誕禽

嘉祐九年補刊

宋書傳三十九

十一

光宗殺之光宗柳元景從弟也康之母在城內
亦爲誕所殺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
兵參軍申靈賜居守自將騎步數百人親信竝
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
之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誕行十餘里衆
竝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爲我盡
力不衆皆曰願盡力左右揚承伯牽誕馬曰
死生且還保城欲持此亡之速還尚得入不
然敗矣應之所遣將戴寶之單騎前至刺誕

於獲誕懼乃馳逐武念去誕遂未及至故誕得
向城既至曰城上白鬚非公邪左右曰中中
兵誕乃入以靈賜為驃騎府錄事參軍王瑛之
為中軍長史世子旦粹在州文武皆加秩先是
義為中軍長史其餘右軍崔道固中騎校尉
右衛將軍垣護之左軍將龐番糾太子旅賁中郎將
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司州刺史劉季之誕
故佐也曉果有膂力梁小之役又有戰功增邑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九

十一

卷

五百戶在州貪殘司馬曰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
手悔加慙慙深銜恨至且司州季之慮慙為禍乃
誕反季之至盱眙盱眙誕所遇疑其同逆召邀
時誕亦遣問信要季之以示誕季之缺齒垣護
護之頭非劉季之也太宗初即位鄭瑗為山陽
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道殺之送首詣道隆
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道殺之送首詣道隆
安官間道欲歸朝廷今日
入守鄭瑗以季之素之
大慙為豫州刺史都督
之年時宗慙共蒲戲曰
在弘業諫爭甚苦季之

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關州刺史殷琰與晉安
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說琰琰
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瑗即使琰鎮軍子勛責琰
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首瑗固
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
愍時在城外謂瑗世併殺龍符輒殺琰即為劉
勳所錄後見原僧愍三可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
人者並由橫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為有天道焉
誕幢主公孫安期率兵隊出降誕初閉城拒使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九

三二 繼往

記室參軍賀弼固諫再二誕怒抽刃向之乃止或
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
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非當死明心耳乃服藥
自殺弼字仲輔會稽山陰人也有文才贈車騎
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幢主王璆
之賞募數百人從寺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祚
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即走還城誕又加申
靈賜南徐州刺史軍主馬元子踰城歸順追及
殺之乃於城內建列立壇誓誕將軟血其所署

關國將軍孟王秀曰陛下親啟羣臣皆稱萬歲
初誕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六乘所信者將世子
景粹藏於民間謂曰事若濟斯命全脫如其不
免可深埋之分以今寶齊送出門並各散走唯
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乃爲沈慶之所捕
得斬之誕所署平南將軍虞季充又出降書上
使慶之於桑里置烽火二所誕又遣千餘人自
北門攻強弩將軍苟思遠營龍驤將軍宗越擊
破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爲殷孝祖及貞
外散騎侍郎沈攸之所破誕及加申靈賜左長
史王與之右長史范義左司馬將軍孟玉秀右
司馬右將軍范義母妻子並在城內有勸義出
降義曰我人吏也且豈能作何康活邪義字明
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五月十九日夜有
流星大如斗杆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
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又
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產營別遣疑兵一百
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大破之門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九

十四

監注

者又爲苟思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
寧朔司馬劉勔營攸之又破之廣陵城舊不開
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彭城
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
慶之乃說誕求爲間諜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
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
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
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
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九

十五

范注

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譚金前虎賁中郎
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三百人自
南門攻劉勔土山爲勔所破慶之填塹治攻道
值夏雨不得攻城上每璽書催督之前後相繼
及晴再怒使太史擇發日將自濟江太宰江夏
王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畧畜養又寡自拒
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
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恩怨夙結臣始短慮
謂旬可殄而假息流遷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羣蕃

兵峙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
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翦封豕出討長蛇
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慕爾小醜遂延晷漏致
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鴛鴦之責
行留百司莫不仰慙俯愧今盛夏被甲日費千
金天威一麾孰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
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糗糧垂竭背
逆者多慶之等轉悟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
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

宋書傳二十九

宋書傳二十九

十六 監生 范祥

人信易達雖爲江水約示不難且觀理者寡闇
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祗悚四方之
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
醜省生命以安遐邇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
難期王者尚不乘危况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
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干休慶
龍舟所幸理必利涉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
誠款款冒啓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七月二
日慶之率衆軍進攻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剋

小城誕聞軍入與申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周滿胡思祖馳至誕執玉鐶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面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同黨悉誅殺城內男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爲軍賞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誠節擢爲後將軍封周滿山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戶胤之妻陽子食邑三百五十戶胡思祖高平縣男食

以治四年

宋書卷三十九

十七

監生王相

邑二百戶臨川內史羊濬之以先協附誕伏誅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及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鞘既旣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千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至此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

通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
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荅曰古時
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
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
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日
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內八年前廢帝
即位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
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
殛愛存丘墓並難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
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文犯節自貽逆命
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列
辟一以罪終魂骸莫赦生均宗籍死同匹豎
旅空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愈邁愆流豐往
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惟新
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藥布哭市義犯雷霆田
叔紺赭志於夷戮况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
首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改禍祔微表寔宥則朽
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

北表如此自以慨然誕及妻女並可以庶人禮葬
并置守之衛太宗泰始四年又更改葬祭以少牢
廬江王洪信子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
年年十歲封東莞王食邑二千戶二十六年以
為侍中後軍將軍領石頭戍事遷冠軍將軍
領石頭戍下邳二郡太守散騎常侍領戍如故出
為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遷使持節都
督荆湘二州荆湘之始興臨安二郡諸軍事車
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
安南將軍未之鎮世祖踐阼復為會稽太守加
撫軍將軍四年徵為秘書監加散騎常侍尋
出為撫軍北討軍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置吏
大明二年徵為散騎常侍中書令領統騎將軍
給鼓吹一部尚書侍如故又出為南豫州刺史常侍
將軍如故以平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國子祭
常侍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衛異姓宗周之明憲
三封殊級往古百之今典唯自皇家創興蓋弘斯義
朕應天命光中乙四海思所

宋書曰傳三十九

一一九

式崇建

親亦垂書一著于甲令諸弟 國計並可增益千
戶七年進司空常侍祭酒如 故前廢帝即位加
中書監太宗踐阼進太尉加 侍中中書監給班
劔二十人改封廬江王太祖 諸子禕允凡劣諸
兄弟蚩鄙之南平王錄參 竟鑠子敬淵婚禕往
視之白世祖借使世祖 祭曰婚禮不舉樂且敬
淵等孤苦倍非宜也至是 太宗與建安王休仁
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 公汝便為諸王之長時
禕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 也泰始五年河東柳

三十一

宋書卷之三

光

三十一

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 謝和欣慰要結征北
咨議參軍杜幼文在軍 參軍宋祖珍前都令王
隆伯等禕使左右徐虎兒 以金合一枚餉幼文
銅鉢二枚餉祖珍隆伯幼 文具奏其事上乃下
詔曰昔周室既盛二叔流 言漢祚方隆七蕃遂
叛斯定事彰在代難與自 古雖聖賢御極寓內
紆患太尉廢江王禕受皇 枝登升寵樹幼無立

德長缺修聲淡薄親情厚 細行路狎昵君羊細
沉盡人士自朕發亂定 文命應天寧且尚敦

嗚呼！友士於公宗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
平表於事迹公其德深望重宜有日大統朕初平
暴亂豈敢當皇室自然惟行奉事而已有歸且
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室之事無一諮公不
虞志欲難滿意生窺怨結積慮在於遂謀社稷
者四方遘禍兵并畿甸搃紳憂惶親賢同憤
唯公獨幸厥災深朴時難書則從余遊肆夜則
縱酒弦歌側耳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
各令弟室之兼家國推鋒履險各代一方蒙霜踐

棘辛勤已甚况身被矢石不奉難虞悠悠之人
尚有信分公未嘗有一函之使遺半紙之書志
棄五弟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勳烈義不參謀必
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自王威既震羣凶肅蕩
尤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
每覘天察宿懷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正
常被髮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
或加之矢刃或真之鼎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
知言凶詭行厥呪大設供養朝夕拜伏衣裝嚴

整敬事如神令其呪之正并及宗憲祈皇室
危弱統天稱已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覺

已所生微之故嘔僅得自免近又志迫士張
寶為公見信事既意盡釋之干法公不知慙懼
猶加營理遺左右二人主掌殯舍顯行邪志罔
顧吏司又挾閭豎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
投金散寶以為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
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官掖公受性不仁
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事

宋書卷三十九

三十一

左黜公稽古寡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
及惟房朝野所輕搢紳同儻豈堪輔相之地寧
任莅民之職非唯一朝有自來矣大明之世迄
于永光公常留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
怨公少即長人情無哀戚侍拜長寧從祀宗廟
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愛心昔因
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著于時義陽念遇本薄
遭公此譖益被猜嫌幾當時狠狽不暇自理賴
宗室之太后暨解百端之蒙申之沈得免殃責之

任主醜毒橫流初誅宰

東坡志方扇於建寧

朕兄弟逼酒使醉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

及沐仁與太宰親數往必清閉贈賄豐厚朕

三任駭五內崩墜予其語次劣得小止往又經

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色

見指以朕行止出入無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

忿憾惟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受善朕獲南

面不長惡逆挫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

加景和奢虛府藏罄盡朕在位甫爾卹義具瞻

三十三

宋書傳三十九

共三

茂實

仍值終阻蜂起日耗萬金公卿庶民傾產歸獻

積受台奉賞之富優廣朕踐阼之初公請故太宰

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充養外不助國散

賜詔諛徧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羣小交

構遂生異圖籍籍之義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

寄任專八柄德育於民勲高於物勢不自安於

事爲可公既才均櫟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

守虛靜而坐作凶咎自闕深釁由朕誠感無素

爰至於此永尋多難惋慨實深凡人所行各有

本志朕博愛尚仁爲日已久尚能令讎怨畢著
手觸事豈容於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
宜疾負何之重寧得坐觀且蔓草難除燎火須
撲校扇之徒宜時詠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公
身居戚長情禮兼至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
重國憲以弔不識今以淮南宣城歷陽三郡還
立南豫州降公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
豫州刺史削邑千戶侍中三如故出鎮宣城上
遣腹心楊運長鎮兵防衛同黨柳放慰徐虎兒

三三

宋書卷三十九

先四

陳道明異敬之間立適之樊平祖孟敬祖竝伏
誅明年六月上又令有司奏穆恣懟有怨言請
免官削爵土付宛陵縣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
六鴻臚持節兼宗正爲副奉詔責穆逼令自殺
時年三十五即葬宣城子充明輔國將軍南彭
城東莞二郡太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即位
德還京邑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
年年九歲封汝陰王食邑二千戶爲後軍將軍

加散騎常侍何索虜南寇破汝陰郡徙渾爲武
昌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怨左右人授防身
刀斫之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令山陵夕羸身
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
其枕以爲笑樂世祖即位授征虜將軍南彭
城東海二郡太守出鎮京口孝建元年遷使
持節監騁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
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騁州刺史將軍如故渾
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爲永

三十一

宋書卷三十九

北五

兵

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得
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
太常絕其屬籍徙付始安郡上遣負外散騎
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汝親則同氣義則
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盤石云何一旦反欲見圖
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可至此豈
唯天道助順逆志難克如其凶圖獲逞天下
誰當相容容前事不遠足爲鑑戒加以頻
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厲精以固

言汝忽復權此良可悲惋國雖有典我亦何忍
汝好自將養以保松石向之壽可通令自殺即葬
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澤苑葬母江太妃墓次太宗即
位追封為武昌縣侯王翼之字季弼琅邪臨沂人
晉書門侍郎無之孫也官至御史中丞會稽太守
唐州刺史諡曰肅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三年年十一封海
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以為使持節都督雍梁
南共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

齊書卷二十九

二十六

齊書

宣惠太子劾奏休茂號令將軍增邑千戶時司馬
庾深之行府言休茂性急疾欲自尊深之曰主帥每
衆之常懷忿忿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
帥常加呵責自是懷罪請休茂曰主帥密疏言罪過
欲以啓聞如此恐無好休茂曰為何計伯超曰唯當
殺行事及主帥且舉兵首衛此去都數千里縱大事
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左
右黃靈期蔡捷世勝穆之王寶龍來承道彭叔
元魏公子陳伯見張駟奴揚興劉保余雋等

步軍隊於城內殺典獄張揚慶出金城殺司馬
深之典籤戴雙集微兵東建牙馳檄使佐吏
上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
士荀詵諫爭見殺伯起專任軍政殺監官已休
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破創走見殺休茂
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揚之等率眾閉門拒
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為休茂
盡力攻城殺傷其眾皆之不能自固遂得入城
斬揚之及同謀數人皆已參軍尹文慶起義
攻休茂坐高之將出中門以首時年十七母妻
皆自殺同黨悉伏誅城中兵亂無相統領時尚
言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為休茂中兵參軍
眾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為首恭之使作啓事
云立義自乘驪還都上以為永言聖天子仁北中
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
戶尋事泄伏誅恭之坐繫尚方以文慶為射聲
校尉有司奏絕休茂屬籍死姓為留上不許即
葬襄陽庾深之字彥靜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

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史為長沙內史南
郡王義宣為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將軍督湘
川七郡明年義宣為逆深之據巴陵拒休茂司
馬見害之旦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
州刺史荀詵負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
歲封順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
王為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為江
州刺史尋加征虜將軍邑千戶入為祕書監領

嘉靖九年補刊

宋傳三十九

二十八

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前廢帝
永元元年轉中護軍領崇憲衛尉太宗定亂以
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南兗四州諸軍事鎮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
彭城反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
督北討諸軍事加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
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解兗州增邑二千戶受五
百戶泰始五年徵為中書監中軍將揚州刺
史常侍如故明年出為使持節都督江郢司

廣交五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
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
儀同三司未拜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兗充青冀
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
開府如故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為江州進督
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遺詔進位司
空改常侍為侍中加班劍三十人休範素凡訥
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
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

嘉靖九年補刊

宋傳三十九

二十九

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晉平
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
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又以此貴害唯休範
謹澁無才能不為物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
憂懼恒慮禍及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素族
當權近習秉政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
輔事既不至然憤彌結招引勇士繕治器械行
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重加問遺闕二
留則傾身接引厚相資給於是遠近同應後者

如歸朝廷知若有異志密相防禦雖未表形迹而與其難已成母荀太妃薨亮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解侍中時夏口關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元微元年乃以第五弟晉熙王燮為鄂州刺史長史三吳行府州事配以資分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撥留自太洪去

不書傳二十九

三十

五十五

兵反虜殺百姓船乘使軍隊掃請受什以解榜板後以備用三年進位大尉明年五月萬鐵騎數百匹發自尋陽晝夜以道言與表祭米稍濶劉素曰夫治政在賢宜親臨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則危亡可謂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歿立盤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華漢盛創於前失遂使諸土絕朝聘之禮是以根踈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未有秦寧之世足以為譬言族之末也

與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殿三
光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曆
秉鉞西服鳴鑿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賞異孝
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
興儲嗣不腆遂貽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
遘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
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長居卑然心形色
柳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猖驃騎以忤顏失
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

令豈枉法為親二王之譽實自由已但司徒巴
陵王勞謙為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奉時如
天事凡猶父非唯令友信為國器唐叔之忠而
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光絜
德厭民望並無寸罪受斃死讒邪先帝穆於友干
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
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
不足豈容一旦闢牆致此禍乎良有由也先帝
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夫

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卧内唯有運
長道陸羣細無狀因疾遘禍見上不和知無瘳拯
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
以内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升
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内誣人鬼是以星
紀違常羲望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秦
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
匡諫猶以為罪交聞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重
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徧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九

三二

監生
范祥

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
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
是必抑海内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
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
以古義豈得為忠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
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
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裂想鑿旂而抽擣
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公荷顧命之辰曾
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

外若受制群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八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於遭逢醜惡豈有古今者乎諸賢胄籍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動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合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王內賴諸賢防勦姦軌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走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冲幼宜

弘治四年

宋書傳三十九

三十三

監生
范祥

明典章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眄骨肉何讎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恒恐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即遣啓并有別書若以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前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命上如事先朝夙宵

散心雲日瞻望表驛相從江徼有何虧違
頓至於此既已甘心其可并乎如徃來所說以
孤子納士為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為國計在昔
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
位居鼎司捍衛畿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校
虜陵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禘宗室衰微邪僭用
命親賢結舌疆場嬰塗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
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戍卒歷年怨思
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求心何

三三

宋書傳三十九

出

兵

事非亂又以繕治益壘復致鼙聲自晉宋之灾
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里且修城池整
郭邑為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
則任農夫不應實力強兵作鎮姑熟俱防寇害
豈得獨嫌於此昔成王之明而為流言致惑若
使金滕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保樂毅歸趙不忌
謀燕况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抗
戈泣血祇以兄弟之讎爾觀其不逞之意豈可
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安坐得乎肩

實理不難見杜盡必除人邪必剪在矣徒新何
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討冤魂則先帝不失
順悌之名宋世無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
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氣輕死排數競
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不克但
千鈞之弩不爲懸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
外息爾功有所歸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
罪天關同奉溫清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若而
誰周郡之職頗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
平勃剛斷產祿蚤誅張溫趙超文臺扼腕事之
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歎庶無惑焉近持此意
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
然奮發誓與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
制凶黨揚颺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
姦禍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
三奐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狂朝野嗟痛猶
父之怨寧可與之比肩孤子此舉一增其恍惚
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請君或未得此意故先

三

宋書傳三十九

世

卷

告讓徙倚一隅遲及季間孤子哀疾疴毀窮盡
無日庶規史鮪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
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
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
壘領軍將軍劉劭前兗州刺史沈懷明據
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衛將軍袁粲中軍
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衛殿省時事起倉
卒不暇得更處分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取
休範於新林步止及新亭壘自臨城南於臨滄

公論四年

宋書傳三十九

三十六

卷五十一

上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見其可乘
乃僞往請降并宣齊王意旨休範大悅以二子
德宣德嗣付回與為質至即斬之回與越騎校
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並奔散初
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墨蠡等
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相知聞王道
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
劭自石頭來赴仍進桁南戰敗死之墨蠡等乘
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為亂兵所殺墨蠡等唱

陳靈寶 齋宮 道逢賊棄 身得達 雖唱二已平 而無以為據 帝

張永棄眾於白下 沈懷明於石頭 奔散 興靈 幸恬開東府 緝賊 靈 經三社 焚室中

書舍人孫千齡開闕明門出降 宮省 恒擾無 志時 庫藏賞賜已盡 自太后太妃別取官內

金銀器物以充用 羽林 無不顯達 率所領於社 姥宅與靈 破之 三陽 御道 諸賊一時奔

散 斬靈 家及同 堂 妻 伯玉 柳仲度 任天助 等討公 典 走還 新茶村 氏斬送之 晉 燕王 爾自

夏口 遣軍 立 尋陽 德嗣 不 青牛 智藏 並伏誅 詔建康 孫陵 二縣 收斂 諸軍 死者 并殺 賊屍 並

加賞 史臣曰 語有之 投鼠而忌 益信矣 阮佃夫 王道 隆 書 用 主命 臣行 君道 識 我之 徒 咸思 戮以 馬

劍 休 節 馳 兵 象 魏 天 及 君 屋 一 忠 臣 義 士 莫 不 銜 膽 爭 先 夫 以 邪 附 君 猶 或 自 况 於 什 正 順 以

爭 主 哉

列傳第三十九

宋書卷七十七

七

宋書卷七十七

七

宋書卷七十七

宋書卷七十七

